

# 卫斯理

科幻经典

# 亚洲之鹰罗开

卫斯理◎著



珍藏版

异人

蜂后

囚兽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# 卫斯理

科幻经典

# 亚洲之鹰罗开

中南大学图书馆



000048536

卫斯理◎著

WEI  
SHEI

西藏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叶建华  
封面设计：新人类工作室

书 名：·亚洲之鹰·罗开

---

作 者：卫斯理  
出 版：西藏人民出版社  
（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）  
经 销：西藏人民出版社  
印 刷：太原市新华印刷厂

---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：65 印张  
字 数：152 千字  
版 次：2002 年 9 月第 1 版  
印 次：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 号：ISBN 7-223-01421-0/I·448  
定 价：99 元(共五册)单本定价：19.80 元

## 代序

灵异热潮不断在世界各地掀起，当代科学水平尚不足完全解释这些现象，但若能以理服人，建立大众正确观念，达到社会教育目的，才是媒体的目标。在这一方面，卫斯理科学幻想小说系列作品集则是具有丰富的内容、知识和幻想而受广大读者认同。可谓开卷有益，使人如阅大百科全书。

卫斯理科幻系列作品所涉及的许多主题都是困惑着人类的终极问题，如生与死、阴间与阳间、外星人、宇宙、时空、人生、梦幻及超自然现象等，并且给予了大胆而合理的幻想。

不容否认，好奇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，解开未知世界之谜更是大家所追求的目标，但很可惜，目前科学的水准对宇宙现象能解释清楚的非常有限，许多眼睛看不到的以及实验室里无法加以证明的现象，其实并不一定不存在。

卫斯理小说始终不渝颂扬平等、自由、将地球视为一个和平村落，反强权和暴力，在人物身上，读者不难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。尽管每个人都极为“怪异”，但都不失恢谐、机智。对于人们所困惑的各种恐惧现象的描述可谓淋漓尽致，悬念叠起，险象环生……

卫斯理科学幻想小说，是追求脑力激荡乐趣的结晶，它的原创力与丝丝入扣的张力，无疑令人沉醉在整个情节之中，特别是神秘的结局和充满敏捷与智慧的描写更为人注意，使人感受到悬疑、紧张、提心吊胆、有趣、富幻想、具娱乐性、十分古怪……，一种使人赞佩的古怪。

# 目 录

异 人	/ 1
第一章 凌空飞行	/ 3
第二章 胚胎移植	/ 17
第三章 消灭异人	/ 29
第四章 固体穿越固体	/ 49
第五章 六堆怪石	/ 64
第六章 最后讯息	/ 79
第七章 卡娅的恋人	/ 89
第八章 天 敌	/ 108
第九章 来历不明	/ 122
第十章 异星恋曲	/ 133
蜂 后	/ 147
第一章 必须应战的挑战书	/ 149
第二章 风雪之夜的送礼人	/ 160
第三章 神秘失踪	/ 172
第四章 固体穿越固体	/ 183
第五章 奇怪的信任	/ 194
第六章 两个浪子高达	/ 206

第七章	蜂后王国完了	/ 217
第八章	可怕的脑部控制	/ 229
第九章	一场异常的角力	/ 241
第十章	不知自己做什么	/ 252
第十一章	将计就计入虎穴	/ 264
第十二章	蜂后的疯狂计划	/ 275
<b>困 兽</b>		/ 293
	楔 子	/ 295
第一章	业余棋赛	/ 296
第二章	展开调查	/ 308
第三章	云家有事相求	/ 326
第四章	事件轰动地球	/ 337
第五章	情报官黛娜	/ 352
第六章	罩头矮人	/ 366
第七章	不懂的语言	/ 386
第八章	人类打破牢笼	/ 401

# 异人

作者 卫斯理



## 第一章 凌空飞行

罗开打了一个呵欠——为了礼貌，他在打呵欠的时候，用手掩住了口。可是，尽管他掩饰得很好，但是他的眼神表示了他的心境：他对那个故事，并不是太有兴趣，尽管说故事的声音，清脆好听，可是故事的内容，实在太普通了。

故事的内容普通，并不表示对故事中的人来说，发生的事轻描淡写。事实上，那对当事人来说，还极其严重！

“经过了极其深人的调查，我还和当事人做了一个时期的朋友，她才肯把二十五年之前，发生在她身上的一件事告诉我，她把这件事守秘密守了二十五年，没有对任何人说起过，她自己也不知多少次想忘记那件事，可是对她来说，实在无法忘记……”

故事一开始，倒也不算太无趣，而且，罗开有好久没有见到水荭了。在感情上，他，亚洲之鹰，真正把水荭当作是自己的小妹妹，而水荭也把他当成了大哥哥。那种奇妙的感情，有时，他们自己想想，也觉得不十分可能，可是却又实实在在是事实。

对了，讲故事的就是水荭，水荭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女——美女有许多条件必须齐备，声音动听，是其中必备的条件之一。

水荭通过了若干转折，才找到了罗开，当时，罗开正在离他家乡不远处的一个山顶小湖旁的一个牛皮帐幕之中，和

几个西藏牧人，喝着啤酒，对天高歌，享受大自然的宁静风光。

罗开享受各种不同类型的生活，他喜欢在巴黎过纸醉金迷的夜生活，也喜欢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深山野岭中和松鼠作伴；他可以和好几个美女三天不离开一间房间，也可以在喇嘛庙里静坐一星期。

所以，罗开可以过任何形式的生活，但是当他在印度和西藏的边界处，一个山顶的小湖边上，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时，忽然有熟人走上山来，而且来的还是千娇百媚的水荭时，他也感到了极度的意外。

当他听到了叫唤声，托着宿醉未醒，显然相当沉重的头，钻出牛皮帐幕，看到在厚厚的御寒衣下，显得臃肿可笑，皮帽子下的俏脸又冻得通红的水荭时，他先是以为是烈酒的作用而形成的幻觉。

水荭向他扑了过来，欢呼着：“大鹰！找到你了！我对我自己说，一定要找到你！一定要！果然给我找到了！”

罗开也立即抱住了她，打了几个转，才放她下来，在那一瞬间，罗开已经迅速转着念：要登上他们现在所在的山顶，至少要三天时间，而且还要丰富的登山经验，可是看来，水荭并没有什么登山的工具，那她是怎么来的？

他心中有疑惑，把水荭放下来时，已经用眼神替代了发问。

水荭笑得十分欢畅，也十分佻皮：“浪子告诉我，你在印度和西藏交界处的一个天湖之旁。”

罗开缓缓摇头：“印藏交界处的山顶湖泊，大大小小，至少超过一百个，你不可能凭运气找到我的！”

水荭吐了吐舌头，作了一个鬼脸，又缩了一下头，作出

害怕之状，摇了摇头。她这一连串的动作，看来十分可爱，那是表示她害怕罗开的责骂，不敢把凭了高达的一句话，居然就找到了罗开的经过说出来。

罗开闷哼了一声，沉下了脸——他当然不是真的生水荭的气，可是一时之间，他也想不出水荭用什么方法找到他的，那种情形，他不是十分喜欢，他以为自己在这里，完全没有人知道，连浪子高达，也只不过知道他在这一带而已！

水荭一下子就找到了他，这说明他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差错，那对于一个过着冒险生活的人来说，自然不是一件值得愉快的事！

水荭一看到罗开面色不善，后退了几步，俯身捡起一块石头来，用力抛向前，石头带着溅水声和水花，落进了平静的湖水中，替湖水震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，缓缓向外扩展开去，使得倒影在碧水中的蓝天白云，也缓缓颤动起来，使得眼前的景色，比完全静止，更加清幽。

喜马拉雅山山脚的一些山顶上，有着大小不同的湖泊，这类位于山顶的湖泊，一般都称之为天湖或天池——当然，十分巨大的天湖，有它们自己的名字，如著名的腾格里海，如马那萨罗沃池和拉葛池（这两个天湖之间，有奇妙的天然运河连接；又如分珠湖，大木龙湖等等，都是风景十分美丽的地方，到过的人，无不感叹为人间的仙境。）

罗开这时所在的，是一个无名的小湖，可是一样湖水清澈，水平如镜，天上的白云倒映在湖水之中，当完全没有风的时候，整个湖，看来像是一块其大无比的蓝色的晶玉，水荭在抛出了石头之后，立时被眼前的美景所吸引，奔跑着，到了湖边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由衷地道：“真美极了！”

罗开闷哼：“你不老老实实告诉我，我一脚把你踢到湖

里去喂鱼！”

水荭转过身来，笑：“我怕说了，你会生气！”

罗开摇头，并且举起一只手来——他本来绝不必对任何人保证什么，可是水荭和别的所有人不同，他一直独来独往，根本没有亲人，自从认识了水荭之后，他才有了有亲人的感觉，而这种感觉又十分微妙，他绝不想放弃。那么，在水荭面前，不坚持一些平日高傲的行为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

水荭吸了一口气：“你在这里，是浪子告诉我的！”

罗开摇头：“浪子不知道我确切的所在。”

水荭又道：“浪子推测，你不会在大的天湖附近，一定是在小型的天湖旁。”

罗开仍摇头：“那也有上百个，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找到我！”

水荭试探着：“如果说，我找到了十六个，才找到你的，你会相信？”

罗开大喝一声：“你说实话！”

水荭扁了扁嘴：“我以为这里岁月悠闲，可以慢慢说话，谁知道在天湖边上，生活的节奏也那么快速！”

罗开给她逗得笑了起来，伸手指按住了她的鼻尖，水荭怪叫：“我说了，靠这个！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伸手向上指了一指。罗开怔了一下，缩回手来：“空中侦察？这几天，我没有觉出有飞机或直升机飞过？”

水荭的声音，听来又低又神秘：“更高！”

罗开陡地吸了一口气，盯着水荭，好一会，才又把气吐出来，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真伟大！”

他已经完全知道水荭是怎么找到他的了，的确是空中侦察，但不是利用飞机或直升机，而是利用了人类尖端科学的结晶！人造卫星的侦察，所以，他才说了一句“真伟大”。而罗开的语气那么冷，自然是因为水荭有极其特殊的身份，才能够动用人造卫星之故，而他对水荭的这个特殊身份，一直不喜欢，可惜又无法改变。

水荭是一个势力庞大的特务机构中的重要工作人员，别看她外型像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，她的权力之大，超乎想像以外！

水荭急忙分辨：“我没有别的办法，反正有人造卫星可以利用，人造卫星拍了超过三千张照片，再由电脑把湖畔有人活动的拣出来，那是八百多张，然后再把照片上的人放大——”

水荭讲到这里，笑了起来：“大鹰，我一下子就从上千张照片之中拣出了你！”

罗开扬了扬眉，水荭又伸了伸舌头，伸手在厚厚的御寒衣中，取出了一只信封，交给了罗开，罗开打开信封，取出一张照片，照片和普通的明信片一样大，清清楚楚看到，他，作大字型，伸手伸脚地仰躺着。甚至可以在他的脸上，看到舒适安逸的神情。

罗开不禁苦笑，人造卫星拍摄到地面的照片，通过发射讯号，输送回来，经过电脑的分析，地面上物体，竟然可以在照片上如此清楚的显露出来！

他扬了扬眉：“看来，科学愈是发达，人的隐私愈来愈难保留了！”

水荭点头：“听来很悲哀，可是，那都是无可辩驳的事实！”

罗开又叹了一声，把手中的照片抽得“拍拍”作响，水荭忙又道：“我不敢叫送我来的直升机直接在湖边降落，我还是赶了一段山路的！”

罗开望了她片刻：“那么，请问，不远万里而来，究竟有什么贵干？”

水荭立时道：“有一件事，想请你帮忙。”

罗开双手搭在水荭的肩头上，十分诚恳地道：“小水荭，你知道，我无法帮你工作，如果是你私人之事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如果和你的工作有关，你肯定白走一趟了！”

水荭嘟起嘴唇，声音有一种近乎冷落的悲哀：“大鹰，你明知我根本没有私人，没有我自己！”

她在这样说的时候，直视着湖面，湛蓝的湖水反映在她的眼珠之中，而她又有点凄然欲泪，看来水汪汪的，像是天湖已不可思议地移到了她的眼中一样，罗开看了，不禁有点心软。

可是他还是不说什么，只是生硬地转过身去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听到水荭的声音，在他身后响起：“好了，不提了！”

罗开在那一段时间之中，也在想：水荭竟然出动到了人造卫星的侦察，不远万里来到，那要自己帮忙的事，一定极其重要，也极其奇特，她说：“别提了”，那自然不是真心话，在那一刹间，他有了决定，还是让水荭痛快讲出来，免得他和水荭之间，还要尔虞我诈，令纯真的感情变了色！

罗开有了决定之后，转回身，看到水荭正用恳求的神情望着他，抿着嘴，样子十分可爱。罗开摇头，微笑，自己先走出几步，在湖边一块大石上，坐了下来，又在大石拍了拍，向水荭作了一个手势。

水荭立时十分高兴，跳着过来，在罗开的身边坐下，双手抓住了罗开的手臂，仰着头：“事情保证和阴谋诡计、间谍斗争、军火买卖等等无关，是个十分奇特的故事，需要听听你的意见。”

罗开在她的头顶轻拍了一下：“说吧！”

水荭眨着眼：“我可得从头说起！”

罗开伸了一个懒腰：“有的是时间！”

水荭吸了一口气：“先说一个故事，那是一件真事，嗯！可以说，是一件怪事，发生在一个结婚不久的少妇身上，时间，是二十五年之前——”

接下来，水荭所说的，就是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提及的那一段。

罗开点头：“嗯，那妇人向你说出这段往事时，也已经快五十岁了！”

水荭道：“是，五十一岁。”

罗开拔起了一根相当长的野草来，在清澈的湖水中擦着：“好，二十五年前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水荭立时道：“那是她结婚第二年，那个妇人的名定是阿清，她生活的地点，是在中国的祁连山区，那地方的生活条件差，当地人的生活都不是很好。”

罗开叹了一声：“大地贫瘠，物产不丰，只说山，那是好地方，要生活在那，不是愉快的事，你——”

水荭点头：“我知道，我会长话短说。”

罗开没有再表示什么，水荭想了想：“那天，在田间，她正在除草，那是春天，忽然之间，她觉得身后，有一股力量——据她所说，是一股和很热的力量，她没有知识，所能使用的词语也不是太多，所以有的时候，形容可能不是太贴

切，总之，她觉得有一股热的力量，自她的身后，涌了过来——”

罗开就是在听到这里的时候，用手掩着口，打了一个呵欠的。而他的眼神，也流露出他对水荭的叙述，不是很有兴趣。

那也难怪罗开，因为他在冒险生活之中，接触到的人物，太多姿多彩了，单是来自宇宙深处，不可测的遥远的外星人，就不知道有多少，一个中国北方山区，普通农妇的遭遇，又怎能引起他的兴趣？

对一个上天入地，几乎什么样的怪遭遇都经历过的人，他一分钟的经历，只怕比得上一个普通农妇的一生！

水荭停了一停，神情有点无可奈何。她望着罗开：“或许是我叙述故事的能力太差，我和阿清的几次对话，都有录音，我也整理了一下，你可要听听？”

罗开无可无不可地点头，并且说笑：“有声音可听，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？请我看电影？”

水荭眨着眼：“不，请你看电视——先听录音带，再看录影带！”

罗开只当水荭也是在开玩笑，只是摊了摊手，一点也没有在意。

水荭解开了御寒衣，先取出一架小型录音机来，接着，又取出了一架极小的电视机，一起放在大石上。罗开不禁大是惊讶道：“真有电视看？”

水荭点头：“是的，当你听完了阿清的遭遇之后，再请你看。”

到这时候为止，罗开还依然不知道水荭的葫芦中卖的是什么药，他开始觉得十分有趣。

水荭又补充了一句：“我会那么远路来找你，总有点道理的，不至于要你打第二个呵欠！”

罗开伸手，在水荭的脸颊上轻拧了一下，水荭已按下了录音机的掣扭，发出的声音，十分清脆，一个是水荭的声音，一个是一口大腔的妇女声，要不是罗开对这种北方山区的大腔有一定程度的理解，那就根本听不懂这个妇人在说什么。

开始，妇人说了许多请水荭务必要保守秘密，绝不能说给任何人听，不然，她就没法子做人的话，水荭也一再保证。

接下来，就说到了她在田里除草，身后有一股热的力量，涌了过来。

水荭问了一句：“热的力量？是不是一股热风？”

阿清的声音有点迟疑：“不，不是风，只是力度，像是有人在推我，割草是弯着腰的，所以，很难转过头来看是什么，当我想挺直身子站起来，转头去看时，那股力量变得很大，一下子把我推得扑向前，跌了一个嘴啃泥。”

阿清说到这里，顿了一顿，水荭道：“说得很好，请继续说！”

罗开也趁机说了一句：“听录音带，真的比你的叙述好得多了！”

水荭再也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，这时，录音带中，又传出了阿清的声音：“那力量大极了，我趴在地上，那人还压了上来，我一动也不能动，那时，我真的吓死了，我们山里，一直有魔鬼的传说，姑娘，你是城里来的，多半不知道什么叫魔鬼吧？”

水荭道：“我也听说过，魔鬼会趁人熟睡的时候，压在